

有一束光,照亮过我

● 陈红云

2012年1月,迪庆州文联出版发行的内刊《卡瓦格博》刊登了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八年级10班陆子奇同学的一篇作文《高山上的索玛花》。陆子奇是我的学生,这个14岁的少年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用托物喻人的手法、质朴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他困迫的家庭背景,重重压下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坚持和隐忍,痛快酣畅地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崇敬,也流露出自己对命运的不甘和迷茫。动情的文字引起了编辑部执行主编和大海老师的共鸣,州文联与州作协的和欣、李贵明、扎西尼玛、央金拉姆等作家、诗人、朋友纷纷向我询问陆子奇的情况,这种关怀和鼓励使陆子奇更加热爱写作,并开始投入到现代诗歌的创作尝试中。在和大海老师的推荐下还发表了“诗心少年陆子奇”主题系列诗歌。

同年深秋,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他说他是在香格里拉旅行时,在所住的酒店的杂志刊物架上发现了这本《卡瓦格博》,读到了陆子奇的文章后深受感动,他心疼这个小小作者,想力所能及地给这个孩子关心、鼓舞和帮助,所以通过拨打杂志内封页上的电话号码问到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当时我觉得很意外,也很高兴,但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后来这个陌生人真的会把他的爱付诸行动。

那年12月,已经进入冬天的高原小城更冷了,我们学校这一片刮着凛冽的大风。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给陆子奇同学送德育处的被子,再次接到那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称是中国科学院驻丽江玉龙雪山冰川观测站的观测员,名叫何智,说他带着几名丽江云大旅游学院的大学生来到了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想见见陆子奇同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何智大哥,他穿着橘红色的冲锋衣,戴着帽子,和蔼可亲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让人觉得十分亲切。他们是专程来看望陆子奇的。

我叫了几个学生一起带他们参观我们的校园,在见到陆子奇的那一刻,他上前抱了抱那个衣衫单薄的清瘦少年,红了眼眶。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何智大哥组织了一批陕西籍的大学生志愿者捐资捐物,自发帮扶贫困学生。他们为陆子奇带来了御寒的冬衣,还给他买了学习用品,分别时还拿了一些钱给陆子奇,和陆子奇说了好多鼓励的话。从那以后,何智大哥总是时不时地和我问起陆子奇的情况。

和何智大哥第二次见面是在丽江,他说自己在玉龙雪山冰川观测站的工作就要

结束了,可能不久会回延安去,而且他的孩子还小,长时间在云南工作忽略了家人,觉得很愧疚。看得出他很忙碌。他还说会在人冬前到德钦县一个学校去给那里的孩子送捐助的物资。看得出他的精神和心灵都很充实,他总想多做一些善事帮助别人。在他的观念里,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需要帮助,需要被温暖,被看到,他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有一点能力的人,所以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做一点事情……

2016年11月初,我通过微信朋友圈向社会人士发起了一份捐款倡议,为我们学校身患骨癌的寸志花同学募捐手术费和治疗费。那些日子,何智大哥也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不断地转发我们学校的倡议书,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动向。不仅如此,他还发动身边的同事、朋友捐款。他一再地叮嘱我不用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只要把钱实实在在地用在生病的孩子身上就可以了。寸志花做完手术后学习更加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迪庆州民族中学,何智大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称赞道:“这个女孩了不起,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和何智大哥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再次来到香格里拉,要辗转回德钦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儿童。我们在吃饭时一直在聊学生和教学,他说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就越是重视教育,只有知识才能扶助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改变现状。后来,我们只是在微信上联系,直到他回到延安也没再见过面。

自那以后,每年秋天我都会收到来自陕西延安的包裹,那是他给我和我的家人寄来的小米,他骄傲地说那是延安当地的特产,金灿灿的小米看似平凡,却曾经养育了西北人民,养壮了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他叮嘱我说,工作忙要好好吃早点,小米粥方便熬煮,经常吃可以养胃,对身体好,他还说每年收了都会给我寄。之后一连好几年,我都会在秋天收到何智大哥从延安寄来的小米,沉甸甸的,足足够吃一年。不仅如此,很多节日,他都会发来祝福的短信,向我和我的学生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最近两年,除了节日的时候发个问候,我们很少联系,他也很少发朋友圈,也再没给我寄过小米,我以为他很忙。今年6月19日,我突然收到何智大哥的儿子何有为的微信好友申请,我疑惑地通过后,却被告知何智大哥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医疗上已经没有任何手段了,只能努力维持生命。何有为说是他父亲告诉了他的联系方式,托他转告我这个情况。

生命中充满了太多的无常,挫折和意外充满了命运的沟壑。每当想到他在病床上饱受病痛的折磨,想到他曾隔着遥远的距离给予很多人温暖和帮助,而命运却不能免去对一个好人的考验时,我非常难过。我向我们班的同学讲述了我、我之前的学生跟何智大哥之间的故事,同学们感动得稀里哗啦,全班人哭成一片。后来我们擦干眼泪,在黑板上画了一支红烛,写了一些鼓励的文字,为何智大哥加油。我将这个过程用视频记录下来,发给了何有为,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何智大哥,他发出的光与热曾经真实地照耀和温暖过我们,无论是过去也好,现在或是将来也好,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都会被记得。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让他何智大哥打起精神说他好好活下去。

转眼到了中考那几天,何智大哥竟然在微信上给我回复了两条信息,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在和病魔战斗。前段时间,我的女儿复阳住院了,他还在微信上鼓励我,让我别担心。他永远把温暖带给别人,痛苦却自己扛。

然而病魔还是带走了这个善良无私的好人。7月26日下午,我收到了何有为发来的信息,他说他父亲在今早6点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请放心!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我坐在窗前,看着阴沉的天滴下了雨水,仿佛随时都会倾泻下来,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一条一条地翻阅着对话框里的内容,想努力寻找与何智大哥相关的故事情节,可惜却是那么少,那么少。我只知道他回到延安后仍然在资助贫困学生,好几位大学生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

我努力回忆何智大哥的样子、说过的话,在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一种很深的云南情结。记得他说过,他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是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云南这样吸引他;他说这世界上最美的事物就是雪山,特别是云南的雪山,无论是玉龙雪山、哈巴雪山、白马雪山还是梅里雪山,他都多次涉足过。我不知道这些默默无闻的雪山曾给过何智大哥怎样的启示,让他在不长的人生里持续散发正能量,我只知道何智大哥有着和白雪、冰川一样纯洁坚韧的秉性,他让我发现高尚和伟大的源头就是平凡,有星月,也会有厚厚的云层,只有光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暖和,也只有光能在海水、冰川闲礁岩之间闪烁熠熠的色彩。当风吹过雪山的时候,我仿佛看到有一束光照在山顶上……

又闻河边捣衣声

● 尚书华

故乡吉林省临江市是东北边陲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城区有两条河,东头的叫东河,西头的叫西河,分别在城南汇入鸭绿江。小时候我家住在城区东边,母亲常常带我去东河洗衣服,那是童年的我最快乐的事。

那时候,河水清得跟井水一样,渴了可以掬起来喝。成群的小鱼儿在河里自在地游来荡去。母亲放下装满脏衣服的大盆,找一块好用的石板,一刻不停地洗洗起来。我忙不迭地挽起裤腿,把一条毛巾的两头系上疙瘩,再将毛巾撑起来,当作渔网捞鱼。捞够了鱼,便跳到河里,无师自通地练习游泳。

那时没有洗衣机,家家的衣服都到就近的江河边去洗。我眼前经常是这样一幅场景:河岸边都是洗衣服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一直延续数百米远。河水清清,哗哗流淌,伴着嘟嘟乒乓的捣衣声,在很远处就能听到。洗洗过的衣服在河边的卵石滩上晾晒出一片斑斓。

后来我参加工作,单位就在离东河不远处。上下班我骑着自行车顺河堤沿岸而行,伴随我的,一直是清溪流淌的河水和阵阵不绝于耳的捣衣声。

然而,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清清的河水和不绝于耳的捣衣声消失了。河水渐渐变得浑浊,来河边洗衣服的人也愈来愈少……据说,河水的上游建了一家皮革厂,排放的污水让本可以饮用的河水变得连衣服都不能洗,当然,也剥夺了孩子们戏水的乐趣。

再后来,我去了外地工作。虽说节假日时也常回故乡,可少有心情去河边转转。印象中东河那浑浊的样子早已深入脑海。一提起河水,自然就没了兴致。

前年,在故乡生活的岳母突然病倒在床,我和妻子回乡护理老人。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会抽空到户外散步,这才有了与东河重新亲近的机会。

让我惊讶的是,东河已经大大变了模样。原来低矮的土坝被高高的石坝所取代。过去每到汛期,暴涨的河水很容易对土坝造成威胁,甚至局部会有水漫进城区。如今这坚固的石坝足有四五米高,任河水怎样暴涨泛滥也不会有水患之忧。坝上已筑成平坦的人行道,长长的绿化带草木葱郁、青果缀枝。再看河水,经过治

理,正一步步变回先前的清澈。站在坝上,扶栏眺望,偶尔可见鱼儿在水中自在游弋,这让人顿生惊喜。

更让人惊喜的是,有一天,我散步刚刚走到一处桥附近,老远就听见河边传来嘟嘟乒乓的捣衣声。这声音让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亲切,仿佛瞬间回到了童年……来到近前,只见一段裸露着卵石的河滩上,紧挨着坐着十几个洗衣服的人。这场景已是多年未见了,现在看到,真感觉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知道,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洗衣人的家中都有洗衣机,大可不必再做这样的原始家务劳动。他们一定是抵不过这清澈河水的吸引,为的是在河边觅得一份自然原生态的舒爽,寻一种与水相触相伴的亲近感觉……一时间,水流声、鸟鸣声、捣衣声、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一曲谐美的乐曲,在河面上飞荡。

是啊,水清了,过去被破坏的生态正在渐渐恢复原有的样貌。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们,也越来越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愈加珍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光。

(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17日第20版)



我陪儿子备考

● 马丹

犹记得高三一模考试结束,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儿子喊了一声“妈”,就不再说话。

我听着话筒里的呼吸声,禁不住拽紧了手机,问道:“怎么了,儿子?”话筒那边的儿子静默良久,才说了一句:“妈,我……我跟不上,不想上学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如遭雷劈,久久不能言语。我深深呼口气,冷静下来,对着电话那头的儿子说:“孩子,不急,慢慢说,为什么在这时候不愿意上学了?”

儿子迟疑半晌,说道:“妈,我听不懂,真的不想待在这了。”

紧接着,担心挨骂的儿子,吞吞吐吐地说着他这段时间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最后说:“妈,我想回家。”

“好!”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晚上妈妈下班后,就接你回家。”

挂了电话,我陷入了回忆中,儿子在高二下学期,突然要求报读美术。即使我跟他分析这个时候想到去学画画,要比普通考生艰辛很多,都没能阻止他的决定。为了专业考试,我还把他送到培训机构参加集训,只为了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集训期间,儿子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没日没夜地练习,素描速度赶不上,他就每天给自己增加练笔的量,以提高手感。功夫不负有心人,美术联考儿子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用老师的话来说,他已经一脚踏入名校的大门了,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现在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令我满怀壮志的儿子萌生不愿上学的念头呢?我火急火燎地驱车赶往孩子的学校,经过一晚上的谈话,我最终弄明白,由于参加美术集训,导致他文化课跟不上学校进度。

那天晚上,我拿着他的一模成绩,逐一每一个科目进行分析,最后告诉儿子:“没事的,只要你愿意学,相信你能够在两个月

涨一百分,让自己的文化课成绩过本科线。”紧接着我和学校协调好儿子的外宿事宜,开启了“补课”的生涯。儿子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20准时到校,参加学校课程学习,晚上等我到家后,由作为老师的我给补习语文和历史。有针对性地高强度学习,儿子的进步也就显而易见了。他的二模成绩比一模进步了整整51分,按照这样的进步速度,高考进步100分并不是不可能,儿子终于有了应对高考的信心。

但是,陪读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特别是AI智能绘画技术大火的新闻出来后,儿子的情绪波动很大,他觉得自己辛苦熬夜画出来的东西,电脑几分钟就解决了,那还学什么,一时间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之前学习的劲头又没有了。可忙碌中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直至三模成绩出来后,看着又后退的分数,我才意识到不对劲。我含着眼泪问儿子:“儿子,你告诉妈妈,你真的要这样糟蹋你曾经付出的努力吗?”在我一声声的质疑下,他一声不吭,把他逼急了,只撂下一句:“妈,你让我静一静,想明白了,我就好了。”然后,他就把自己锁在房里三天没有搭理我。而我既不敢大声斥责,也不敢真的不管不顾,只能憋着一肚子火气和委屈,默默地忍受。

三天后,想明白的儿子打开房门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饿了,吃饱了,你给我补课!”我们母子俩又开始投入紧张的复习之中,而这一次他更努力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书,晚上学习到凌晨一二点已经成为常态……

终于熬到高考结束,在焦虑的日子里,我们等来了出分数的日子。儿子的文化课成绩比一模成绩整整涨了95分,过了本科线,他终于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学校了。看着儿子发来的分数截图,我欣喜地捂住了脸,挡住了禁不住流下的泪。

三河汇碧润永川

◆ 海清涓

想不到,如今的“三河汇碧”竟然如此美。永川,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原属四川省管辖,1983年并入重庆市。城内,临江河、玉屏河、跳蹬河三河汇碧,形如篆体“永”字。有一种说法,这就是永川名字之由来。其中,发源于永川宝峰镇的临江河,永川段长达88公里,最后在江津朱杨镇汇入长江。

我初到永川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下了火车,出了拥挤的火车站,坐人力三轮车到萱花路的招待所。一路上,只见街道平坦、商铺林立、海棠盛开。对于出生在川南农村的我来说,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可是,等到安顿下来,却发现城区的临江河等几条河流浑浊不堪,河面上还漂着垃圾,这让从小在水边长大、喜欢水的我怅然若失。

没过多久,开货车的表姐到重庆送货,顺道来永川看我,住在我家。当时,我和爱人住在三河汇碧片区的玉屏南路,借住大姑妈家的房子。白天,表姐到城北的茶山竹海去玩,丰富的植被、良好的生态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谁知到了晚上,河水的臭味飘进屋内,害得她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天刚亮,表姐就离开了我家。

“这里河水污染严重,街道狭窄,道路泥泞,环境太差了,长期住下去,肯定对健康不利。”表姐临走时说的一番话,让我难忘。其实,那时的我也深受其害。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三河汇碧片区,人口密集,热闹非凡。河中取水饮用、河畔洗衣服、岸边垂钓,孩子们在河边嬉戏的场景,成为不少老一辈永川人的美好记忆。可是,随着城市扩张,岸边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河流污染日益严重。三河汇碧的美景逐渐消失,临江河、玉屏河、跳蹬河无一幸免。表姐说的没有错。很快,我们便搬离了三河汇碧片区。

那些年,父母多次劝我离开永川回四川资中老家。但是,我在永川工作、结婚、生子,永川已然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直在自己热爱的文学之路上行走着。我写永川的人,写永川的事,写永川的景,写永川的情。字里行间,我无数次憧憬、临江河等河流又见清澈,三河汇碧美景重现。

现在,我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2017年是三河汇碧片区的转折点,也是临江河等河流迈向蝶变的第一步。永川区启动河流治理工作,将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全区“一号民生工程”。经过治理,城区三河汇碧、水景公园、棠城公园、兴龙湖等亲水景观接连建成,临江河水质由劣V类提升至III类。2020年临江河被评为重庆市“最美河流”。2022年临江河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前些日子,表姐又到永川来。一来是送表侄上大学,二来是想看看我新买的“水景房”。我们在永川高铁站接到表姐一家。高铁站左前方便是红旗河,河水清澈见底,岸边,各种花儿色彩斑斓,美景让表姐移不开眼睛。坐上火车,经世通大厦、科技广场,过永川里、渝西之眼……表姐一边拍视频一边感慨,永川新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我们到棠城公园吃了鲜嫩的永川星湖鱼,然后漫步红旗河棠城公园段。河水碧绿,一群孩子正在河畔嬉戏、网鱼。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挺水植物,表姐说,永川的新城就是比老城好。我笑着说,新城有新城的好,老城有老城的妙,很快你就会知道。

来到老城三河汇碧片区,只见盈盈清水流淌,奔向远方,水面波光粼粼,岸边翠柳轻拂。永川古城墙遗址、亲水广场、创新书店、文艺茶吧、品牌咖啡……如今,三河汇碧片区还打造了文创街,成为永川最时尚的宝藏街区,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引导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永川市民纷纷来到这里亲水、玩耍、休闲,外地游客也专门过来“打卡”。眼前的三河汇碧片区,巧妙地将古典元素和现代元素融为一体,好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三河汇碧的美景重现,让表姐连连惊叹。

接到表姐平安到家的信息时,我正站在家中临水的露天阳台上。抿了口永川秀芽,想到表姐打算来永川发展,我情不自禁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张三河汇碧的图片。如今的临江河等河流,如今的三河汇碧,已成为永川最美的风景。

(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24日第20版)



喜笑颜开

和丽瑶摄